



蝴蝶，我为你打开一扇窗

■ 梁冬梅（吉林）

清晨，我在给花浇水的时候，眼睛余光中，有只蝴蝶在飞，定睛一看，有只小蝴蝶落在四季梅花上，很惊喜！不知道它从何处飞来，想找手机给它拍个照片，手机没电，这只蝴蝶是我刚才开窗户放葱时进来的，还是爱人买的葱和白菜带进来的？

两天后的中午，阳光暖暖，上午与文友聊天，她说：大兴安岭那已经穿上薄羽绒了，冰已经有玻璃那么厚，你这花儿还开着。她给我看了看它开花的铁皮石斛，黄色的。我家汉三七开了一串串白花，似一串串小星星，也许是这小星星把蝴蝶引来了。

蝴蝶扇动着翅膀，一直在高处飞来飞去，我猜想着

它是不是在练翅膀，还是想飞出去，飞了10多分钟。我就在那看着它落在窗框上，像个小美女静静地收拢翅膀，一会又飞呀飞，似在给我跳舞，我想把窗户打开，让它回归大自然。我打开窗户它却下不来，就在上面飞，我趴窗户向下看，哦，好美的秋啊！一丛丛金色的树，往东看，一朵朵大丽人花盛开着，步步高花争奇斗艳，小鸟快乐地唱着歌，蜜蜂飞来飞去，有只蜜蜂想飞进来，我手一扬，它飞走了，几只花大姐在窗台上张着小翅膀。

好美的秋啊，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，我吃完午饭回来一看，以为蝴蝶飞走了，心里还是有点儿小失望，想看到蝴蝶在我面前飞出窗外，原来它在玻璃上。怕苍蝇飞

进来，还是把纱窗拉下来，蝴蝶飞下来，落在纱窗上，我抓拍一张，蝴蝶似在对面楼的窗户上，里面的蝴蝶想飞出去，外面的花大姐想飞进来，我似乎听见花大姐说：美丽的蝴蝶仙子，你别飞出来，外面天凉了，会冻死你的，我想进去还进不去呢。”蝴蝶抬着高傲的头不吱声。这使我想到了人生，人生也是一条不平坦的路，人生的成功是99%的成功加机遇。就像有的人登山，一看山高，觉得自己登不上去，停下脚步后退，你就看不到美丽的风景，而我们给你许多次机会，你没有抓住机会。你若不怕困苦前行，也许就有一片广阔的天地，这只蝴蝶也许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礼物。想起儿子小时候，看的电视

剧的《包青天》主题歌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去母亲家，儿子会站在市场给别人唱，总会赢得掌声。多么希望有包青天出现，梁祝变成蝴蝶。

今天，真有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，阳台的花可供它吸取精华，米兰、四季梅、汉三七带给我这个秋天的快乐。

蓝天白云，飘舞的红叶使这个秋天多了韵味，蝴蝶也可冬眠，黄褐色翅膀上带着黑色圆点，可爱的小蝴蝶，你是这个秋天的最好礼物，飞舞着秋天的美丽，你带来了秋姑娘的问候，你在我的花园里成长，明天太阳升起时，我会再给你打开窗户。

西安古都风

■ 肖树蓬（甘肃）

岁月曾养育的英雄
在滔滔的历史长河里
谁主沉浮
有多少帝王将相功德显赫
城墙楼阁堆砌权势的荣耀
一杯美酒
江山倒在女人娇媚的怀中一醉方休
看不破滚滚红尘
上下数千年纵横八百里
琴音袅袅裙带飘香
点点滴滴的笑声和泪珠
都灌在诗仙李白独酌的杯中
醉卧长安
的确很能把乾坤望穿
而今
豪放的秦川人
依然扯开撕肝裂胆的嗓子
把大秦之腔吼成一声声震天撼地的响雷
超越时空
亮出一道人间彩虹

端午

■ 雷一鸣（江西）

又是一年端午。
粽香从厨房里飘出，
艾草在门前轻轻摇曳，
风里藏着故乡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
端午是一枚热气腾腾的粽子，
是一根系在手腕上的彩绳，
是一声母亲轻轻的叮咛。

长大后，
端午是一条回不去的老路，
是一轮挂在天边的明月，
是一份放不下的思念。

岁月如河，
带走了许多人和事，
却带不走心中的牵挂。

愿粽香常在，
愿亲人安康，
愿每一个远行的人，
都有归来的方向。

八音盒的秘密

■ 张书婕（陕西）

我发现八音盒有读心术
当我哭泣时，它唱起悲伤的音乐
当我开心时，它唱起欢快的儿歌
像一个性格多变的孩子
（西安市盲哑学校 盲六年级，
指导老师：左右）



老桩观音绿 ■ 青杏子（广东）

本期责编：潘冬梅

跟奶奶去小姑家

■ 王应军（陕西）

那年我九岁，放了寒假，被送回乡下老家。秦岭北麓有条小河，蜿蜒流淌，北入渭河。我老家在河西，奶奶一个人生活。小姑嫁到河东，生个女娃叫香娃，还不满一岁。

正月初六那天大清早，奶奶在灶膛口烤热棉袄棉裤，把我从炕头拽起来。

“丫头，今个咱去你小姑家。”奶奶帮我系着纽扣。

“不想去！”我噘着小嘴。小姑的婆婆，我叫张奶。张奶坏得很，我不想去小姑家。初二那天，天很冷。小姑来给奶奶拜年，几次哽咽落泪。她诉说着张奶的不是：“怪怨我没生男娃，整天收音机里秦腔吼得震天响，吵得我心烦意乱……”小姑说得奶奶垂泪不止。

“咱不去，谁给香娃送灯呢？”奶奶轻叹一声。当地习俗，从孩子出生后第一个春节起，舅家每年送一对大红灯笼，直到孩子虚岁十三，叫送灯。

吃过早饭，我跟着奶奶步行，她不会骑自行车。河上新修了座石拱桥，我们上了桥。奶奶挎着竹笼，里面搁着几个年馍、十根小红蜡烛，用红布盖着。我一蹦一跳，两手甩着大红灯笼。

“丫头，好好走路！”奶奶说，“弄坏了灯笼，你张奶可要怪怨哩。”

我乖乖地跟在奶奶后面走。

到了小姑家村口，奶奶去小卖部买了几包糕点、一包奶粉，搁进竹笼。小姑正在厨房择菜。从窗口瞅见奶奶和我进了院门，她冲着炕屋喊：“妈，我妈给香娃送灯来啦。”小姑接住竹笼和大红灯笼，搁进炕屋。

“亲家母，快屋里坐！”一个老太太笑着迎出来，是张奶。

进了炕屋，张奶热情地招呼奶奶和我上炕。小姑端来炕桌，摆上糖果，沏上茶水。张奶叮嘱小姑多做几碟菜，说要招待好奶奶和我。

奶奶说着小姑小时的乖巧和懂事，张奶说着小姑幼年的顽皮和淘气。一对亲家母轮换着抱香娃，乐呵呵的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

屋角桌上有个竹筛子，盖着红布，鼓鼓的。我很好奇，便问是啥。张奶说，那是她家接的油角角。油角角，一种梭形年馍，中间裹些油面，敬送长辈一人一个。谁家接的油角角多，老人就特有面子，这是当地春节拜年的习俗。

香娃睡着了。奶奶说，她去厨房给闺女搭把手。片刻后，张奶走出炕屋，脸拉得老长，说去邻居家借个东西，便出了院门。

要开饭了，小姑出去叫，张奶才回来。饭桌上，张奶不冷不热的，话也很少，奶奶一脸尴尬，几次欲言又止。刚吃完饭，奶奶就说要回去，张奶冷着脸，也没说句挽留的话。

小姑叫我留下，说要给我辅导功课。我抱着香娃在堂屋里玩耍，小姑骑自行车去送奶奶回家。

张奶把我喊进炕屋。

“丫头，你奶奶看不起人！”张奶突然吼道，“我老婆子给你小姑看娃，不该吃你家一个油角角吗？你都不该吃你一个油角角，啊？”

我腾地揭开了竹筛上盖的红布，大声说：“这么多油角角，我奶奶拿来的，就搁在里面。”

“我河东蒸的油角角，油面露在馍外，你河西蒸的，油面裹在馍里。”张奶一脸愠怒，“你奶奶拿的油角角，在哪儿，啊？”

一竹筛子的油角角，油面都露在馍外，我看了又看。我哭了，冲出院门，在

